

Gonen, Rivka. *Contested Holiness: Jewish, Muslim and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the Temple Mount in Jerusalem*. Jersey City: KTAV, 2003. 206 pp.

高妮嘉。《聖山的爭議》。206 頁。

自從1948年以色列立國以來，特別在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大勝伊斯蘭國家聯軍之後，教會就鼓蕩著一股末世的迷思。鼓吹以色列復國就是世界末日基督復臨的前奏（如由著名演員白潘主演的電影：His Land）；鼓吹阿拉伯聯軍就是撒但的化身（見近日美國波伊金將軍有關侵伊戰爭的愚論：「世界穆斯林攻擊我們，由於我們是個基督教國家。」）；鼓吹為以色列的新移民建屋等同積財於天（以色列總理沙龍昔日出任房屋部部長時，鼓勵每間教會為建屋計劃奉獻），一時之間恍惚時光倒流，回復中古時期羅馬教皇號召十字軍前往聖地東征的情景，只是基督教徒與猶太人或阿拉伯人改易了位置而已。然而，平心而論，製造和追隨這種「鼓動效應」的人，無論是基督教徒或是猶太教徒，導致情緒宣泄高於理性的空論，決非少數。這種鼓動的結果，使中東的政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更趨宗教化，也直接促成了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中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冒升。地中海東岸這一小片狹長的荒涼地帶，一夜之間變成三教聖地，並且為了爭奪這片地土，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各自發動保護性和攻擊性的「聖戰」。其中最具爭議的，是耶路撒冷老城和其中的聖殿山主權和治權的爭奪。

事實上這二千年來猶太教已經由以祭司為首的宗教蛻變成以文士（拉比）為首的宗教，耶路撒冷和聖殿（山）在猶太教中並沒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加上建立今天以色列國的錫安分子（Zionist）絕大部分是「非宗教徒」，錫安運動的創立人許茲尼（Herzl）為求替族人尋得棲身之所，甚至妙想天開地考慮在非洲的烏干達立國。舉一個例子好作說明：今天以色列的猶太人在他們最重要的宗教節日——逾越節——的晚上，能夠把禮儀（Seder）好好地由頭到尾念一遍的，恐怕還不到三成。同樣地，在猶太人尚未大規模地移居巴勒斯坦之前，阿拉伯人也沒有把耶路撒冷看得那麼重要。根據伊斯蘭教的傳說，教主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升天領受阿拉的諭令，那兒最多只能說是神人相會的地方，在宗教上的位置有點兒像伯特利在舊約歷史上的地位而已。主後七世紀在聖殿山上蓋造的「大石寺」（The Dome of the Rock），在伊斯蘭教的地位也只排行第三，與麥加和麥地拿的清真寺相比，何似雲泥。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對巴勒斯坦的爭奪本與宗教扯不上甚麼重要的關係，可是一旦牽上了，雙方往往以此刺激群眾的情緒，其中最深刻的要算有一群極少數的極端正統派自稱為「聖殿山信眾」（Faithful of the Temple Mount）的猶太人，倡議奪取聖殿山，並在上建立

第三聖殿。今天以巴關係演變至以恐怖行動互相襲擊的局面，與他們一再企圖在聖殿山奠立所謂第三聖殿的基石不無直接的關係。至於基督教徒（主要是基要派和福音派的信徒）的參與，上有昔日稱為基督教錫安分子的政治家（如英國歐戰時的外相巴爾福），美國的前總統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布什；下有在阿卡沙清真寺（al-Qasa，俗稱「銀頂」）縱火的狂徒；至於以口以筆推波助瀾的基督徒，就更加不計其數。

令人欣慰的是，真正腳踏實地、用持平的態度潛心鑽研以巴衝突的，仍大有人在；考古學家高妮嘉博士（Rivka Konen）的新著《聖山的爭議》（*Contested Holiness*，下稱「高著」），便是這方面的表表者。作者對聖殿山的認識和鍾愛，與她的考古工作背景有關：她曾參與已故馬沙教授（Prof. Benjamin Mazar）在聖殿山南面的發掘、已故示羅教授（Prof. Yigael Shiloh）在大衛城的工作、主持了以法他的發掘，她是以色列博物館猶太民族學館的資深館長，又是國際民族學會地中海區的首席代表，累積三十年聖殿山發掘工作的經驗，由她來細數聖殿山的歷史和衝突是最適合不過的了。綜觀全書，雖以聖殿山為骨幹，卻似暢遊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的歷史長河。飽嘗甘霖，深感聖城三千年悠久的歷史，雄風長存。

如果說，因循苟且是妨礙研究歷史的重要心理因素，那麼高著顯而易見的特點，就是思路創新。近日坊間湧現了大批有關以巴衝突歷史的書籍，作者大部分是猶太學者，討論的內容幾乎千篇一律地以以色列復國前後的歷史為舞臺，以納粹黨迫害歐洲的猶太人為立國的主因。以年代史為經，以重要人民為緯，這種處理手法當然有其長處，一方面可以讓讀者對歷史有概括的觀念，另一方面可以突顯這些重要人物的角色。可是，太多同一形式的處理手法也有它的短處：流於八股，了無新意。高著摒棄一般歷史學者的手法，大膽地從史學地理入手，貫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發現；更現身說法，訴說夾雜在以巴衝突的焦點地區工作生活上的困難和感受。

針對聖殿山史學地理的空白，高著不但簡單地介紹了耶路撒冷六千年的歷史，更開宗明義地引用埃及新王國時期的《亞瑪拿書簡》，證明耶路撒冷一詞並非以色列人的產品；而早在大衛王之前，聖殿山就已經是地方上的祭祀中心，暗示歷史上耶路撒冷的征服者本來就有一套宗教的解釋。六日戰爭勝利，猶太人重奪耶路撒冷，許多從未聽聞的宗教狂熱分子的出現本是不足為奇的現象，基督徒盲目支持這些猶太人的訴求，骨子裡卻是另一套的神學理論，事實上是兩面不討好的做法。除了古代的記錄，高著又引用了大量近代的歷史文獻，說明錫安分子對聖殿山主權和治權一向的立場。

作者對於聖殿山建築群的熟悉是高著的另一顯著特點，她不但對它們的歷史瞭如指掌，數算它們發現的歷史同樣如數家珍。雖然有關書介提及書中附有大量圖片，可是與同類的書籍比較，數量只可算是中等，而且本書的圖片全是黑白的；有趣的是，其中許多圖片都不是在今日刊行的書籍裡容易找得到的。從圖片與解說的配合，讀者不難想象作者必定是對這些建築物有很透徹的認識，並且知道哪兒可以找到這些插圖。要知道從十九世紀中直到今天，許多遺物和遺址，或因考古發掘，或經人為的破壞而變得面目全非，例如：大衛城東邊向來有一大片相信是舊約稱為「米羅」的石坡，近年由於往下發掘的緣故而被移除了，今天只能從照片上懷念。又例如：今天聖殿南牆下戶勒大門的發掘和清理工作已經完成，可是由於政治的緣故，外人一直不能欣賞牆內門樓宏偉華麗的建築，只能從十九世紀的手繪圖來了解。至於西牆（又稱哭牆）以西，六日戰爭以後，以色列政府強行開闢可容納萬人的廣場，有誰能想象在希律王時代的聖殿，商店幾貼近外牆，情況與六日戰爭前的情況相似。筆者想要指出的是，除非對該處古今歷史和文物有充足的認識，否則決定要用古老的抑或今日的圖片來做說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者的處理手法可謂駕輕就熟，出神入化。

高著值得稱讚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取材廣博，提要鉤玄。過往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介紹聖殿山歷史著作要不是「泛化」就是「純化」；前者取材寬泛，無所不包，布辛格 (T.A. Busink) 的巨著《聖殿》(*Der Tempel von Jerusalem von Salomon bis Herodes [Ancient Near East]*) 和馬沙教授的《神山》(*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就是典型的例子；後者集中討論聖經時代聖殿的建築細節，重視神學觀念的推演，輕視公元七十年以後聖殿山的建築史；要增加聖經背景的認識還勉強可以，但要認識今日以巴民族對聖殿山的爭論就嚴重不足了。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高著的作者利用本身對聖殿山的知識優勢，採用了大量考古學的一手材料，加上自己長期生活在以巴衝突前線三教聖地之耶路撒冷，因而能自如地駕馭從考古學發現引發宗教衝突的複雜因素，論點鮮明，言簡意賅。

高著不但表現作者思路條理分明，表達能力亦有極高的水平。她以聖殿山的歷史背景為「起」，以考古學的發現為「承」，以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傳統為「轉」，最後以全書的中心：近日的暴力衝突為「伏」。在每一個環節裡，作者都清楚地交代之了三教在同一項目下所扮演的角色。高著所提供的資料，雖不能說每一部分都十分深入、詳盡，作者亦力求避免爭論，但能想到的項目她都提供了足夠的討論。

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和認受性，行文深入淺出是高著的另一特點。本書的寫作方向對作者的寫作能力開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廣闊的學術範疇，需要作者對巴勒斯坦上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和政治學的詞語、觀念有深入的認識。在文字的表達上，作者力求淺白，在這麼專門的討論上居然沒有用上太多的專門字眼，真正做到「不扮高深，但求真」。

文以載道，是高著最成功的地方，作者以史學地理的形式入手介紹聖殿山的宗教歷史，按照筆者的理解，其最終目標乃在勸喻世人不要輕易地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家假借宗教的名義所蒙騙。猶太人要重建聖殿（即或在聖殿山蓋造宏偉的會堂）在技術上雖屬可行，但實際上是與主流的猶太教義背道而馳，在政治上更是極端危險，形同玩火。已故國防部長達仁將軍在六日戰爭後與伊斯蘭教領袖的不成文協議（加上約但國王和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從旁協助）往往是解決糾紛的最穩妥基礎。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嗟嘆自由被濫用，作者同樣嗟嘆宗教熱誠被政客所誤導了。雖然如此，她仍然抱著菩薩心腸，宅心仁厚，對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並無苛責，書中亦沒有用上過激、過重的言詞。作為一個生活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一生見證了以色列立國的喜與憂，作者雖不同意極端正統派（如：「聖殿信眾」）偏激的行為，卻寄以無限的同情和了解；對於巴勒斯坦人因保衛聖殿山的暴力行動，往往認為只是受到激進猶太人不當行為的挑釁，並且接受大石寺已經建立在聖殿原址一千三百年的現實，她認為妄自破壞它存在的事實，無論假以甚麼名目，只會帶來雙方人民莫大的危險。

本書以沙龍擅闖聖殿山，引發巴人反抗以色列人鐵腕統治的第二階段鬥爭後，與日俱增的暴力事件為結束。作者慨歎以巴雙方若堅持不肯退讓——聖殿山的管理局撥出一些空間讓猶太人建築會堂，而以色列政府則確認當年達仁將軍的諾言，保障清真寺不被騷擾或拆毀——否則宗教的空論只會形同中東和平的黑洞，使多少像作者愛國愛人的努力盡付東流，這也可算是一代錫安老人的悲歌。基督教導門徒要做和平使者，為仇敵祝福，高著表現的正是這一份的仁勇。無論如何，世上要是還有像作者這樣高瞻遠矚又敢獨排眾議的人，中東危機的化解仍是充滿希望的。